

@叶文火,法院喊你收执行款了

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叶小孚 郑兵

本报讯 2月18日,松阳县法院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条《@叶文火,你在哪?他来还钱了!》的寻人启事。原来,事件的背后,是被执行人主动还上执行款后,申请人却找不到了。于是,法院希望借助网络,找到这位松阳县新兴镇竹园村的村民叶文火。

“这几天,我出不了门,也联系不上他,请你们帮忙跟叶文火说一声,我欠他的钱已经打到法院了。”2月13日,被执行人郑某联系上松阳县法院执行干警沈彬,“我本

来还想当面对他说句抱歉的。”春节过后,郑某主动往法院的执行款专户中打了10000元,加上此前陆续偿还的8000余元,他与叶文火的执行案已经可以执结了。

据悉,郑某家境比较贫寒,年近40岁的他有一对儿女,是家里的顶梁柱。2018年,郑某打算办一个猪场,不仅向银行贷款了40多万元,也向身边的朋友借了钱,叶文火借了他13000元。谁知最后猪场没有办起来,钱却亏了进去。2019年5月,由于郑某实在还不上钱,叶文火便起诉到法院。在一名朋友的担保下,双方很快通过调解达成协议,郑某也当场支付了

2000元。

2019年8月,因为打零工暂时没赚到什么钱,郑某没有按协议履行还款义务,法院从担保人的账户中扣划了1000多元。知道此事后,郑某非常愧疚,于是他想办法主动履行了5000元钱。对于朋友帮自己担保,反而被扣划走了钱,郑某始终记在心上,于是他换了一份更辛苦但工资更高的工作,“这次拿到奖金,我就一直在找文火,但联系不上他,这才联系你们,你们先算算够不够,差多少我再打款;如果有多,再打给担保人,担保人的钱也要给他还上。”

了解到情况后,沈彬多次拨打申请人

叶文火的电话,但他的手机一直关机。随后,沈彬联系上了叶文火所在村的村干部以及网格员,希望通过他们找到申请人,或者联系上申请人的家属,可他们也是无功而返。

根据疫情防控部署,执行干警暂时无法进行线下查控,沈彬一连几天通过手机短信、村干部找人等方式,始终找不到叶文火。如果你认识新兴镇竹园村的村民叶文火,可拨打松阳县法院执行事务中心电话0578-8803469,或者联系沈彬电话15857811860。

“我必须守约啊,想尽快解除限制”

着急的被执行人们网上履约

本报记者 王小云 通讯员 祁崇捷

本报讯 “我必须守约啊,也想尽快解除限制,要不,我过来办理?”近日,丽水市莲都区法院执行干警李程,接到被执行人季某的紧急电话。

季某是斯洛伐克共和国国籍人士,2015年因投资需要,向胡某借款61万余元,但一直未还。胡某于是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莲都区法院冻结了季某在某房屋开发公司的债权。经法院判决,季某需要

偿还胡某61万余元及利息。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季某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措施、纳入失信名单。春节前夕,季某联系法院,希望和申请人协商还款事宜。沟通之后双方达成和解,季某承诺债权到期后,会主动签字确认配合法院划扣,2月8日前连本带息偿还全部债务。

然而,受疫情影响,季某被冻结的债权到期无法及时转账给申请人,这让他很着急。接到季某电话后,李程经过在线核对,发现季某承诺的债权已到法院账户,

于是立即引导当事双方登录移动微法院,办理结案手续。在告知相关事项后,李程要求胡某在线提供账号信息,将90余万元本金及利息转到了他的账户中,同时将季某撤出被执行人名单、解除限制消费措施。

像季某一样着急还钱的还有被执行人冯某。冯某一直是一个配合的被执行人,每个月如约向法院账户打款,直到今年春节前,他被确诊为癌症,“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长时间,我想和申请人商量下还

钱的事。”在执行干警的协调下,申请人愿意放弃部分债权,对剩余部分要求冯某一次性凑足19万元。双方约好春节后一起到法院办手续,没想到因疫情影响,打乱了计划。执行干警于是也利用移动微法院,在线办理了相关事项,帮助冯某完成了还款。

连日来,莲都区法院收到4个因疫情影响“着急履约”的被执行人的还款申请,案件承办人均通过“无接触”在线方式,处理被执行人守约还款187万余元。



一份特殊的外卖

2月18日中午,临海市一餐饮企业特地做了一大桶芋头面和很多熟食送到高速路沿江卡点,免费赠送给所有执勤人员。原来,该企业恢复外卖业务后,偶然获悉卡点执勤人员每天吃的都是盒饭,便想用这种方式给他们改善伙食,感谢他们日夜守护平安。

通讯员 周玲琴 谢东佚

“梅花姐姐”分享防疫“安心处方”

本报记者 肖春霞

本报讯 “我发烧了,是不是感染了呀?”“天天窝在家里,什么时候是个头呀?”疫情爆发以来,杭州余杭区司法局二级调研员、余杭医疗矛盾调解中心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梅彩菊,常常接到此类咨询,她总是耐心作答。

这些天,根据余杭区司法局部署,白天,梅彩菊需要到离家1小时车程的苍南社区蹲点、值守;到了晚上,针对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梅彩菊结合掌握的心理学知识,录制了系列音频课程,分享到喜马拉雅专业音频平台上。

从1月28日开始的第一期《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到如今第二十四期《公众心理自我调适三法宝》,梅彩菊录制的音频涉及病毒认知、疫情政策法规、心理调适等方面。轻柔的声音、详实的内容,让梅彩菊的节目备受听众喜爱,大伙儿亲切地称她为“梅花姐姐”。截至目前,先后有1000余人收听了她的防疫“安心处方”。

据了解,疫情爆发以来,余杭区司法局上下300余人全线动员,积极参与社区、街道防疫排查、管控等各项工作,为居民做好法律服务和相关保障。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葛象慧 记录整理

哪怕再晚,我也愿意多陪他们一会儿

杭州市下城区“武林大妈”志愿者 孙明杰

我是名90后小伙子,妈妈是名“武林大妈”。过去,妈妈总会跟我“炫耀”自己的“雷锋事迹”,如今疫情当前,在她的影响下,我也加入了这支“红色队伍”。

1月24日,我在网络刷到了武汉受疫情影响紧急封城,以及我省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等消息。当天晚上,我便到社区值班站岗。

受疫情影响,我们鼓励大家尽量少出门,少与外界接触,但社区里很多老人们总会坐不住。独居的郑阿婆就是其中之一,她平时

喜欢热闹,1月30日大早,我们遇上了正准备出去“透透气”的她,出于安全考虑,最终将她“拦截”。

后来,我在排查居家隔离留观人员时,再次遇到郑阿婆。郑阿婆说,自己年纪大,降压药从不离身,这些天家里的药快吃完了,子女无法过去看望她,也无法去医院帮她配药。我知道后,赶紧让她把药单给我,帮她把药买了回来。等我回到郑阿婆家时,她已经做好了一桌饭菜等我吃。这让我很感动,我知道,她是想找人聊聊天。由于工作忙,我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奶奶,奶奶跟她微信聊上了。

2月9日,是爷爷的“五七”。一个多月前,

90多岁的爷爷离开了我。爷爷是我最亲的人,每当我看到社区里的老人时,就会想起爷爷。想到社区里老人多天没有出门,也无法跟人交流,心情一定很低落,所以我在排查时,尽量会多跟他们聊上几句,哪怕回家再晚,我也愿意。



我挂心的孩子,成了有担当的男子汉

温岭市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陈佳

战“疫”打响后,虽任职于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但同其他干警一样,我也迅速下沉一线,投身于协助重点村居的防疫工作中。每天,我除了要向进出居民重复“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的问题外,内心依旧牵挂着那些正在接受观护帮教的罪错未成年人。

1月30日,部门召开了一次紧急视频会议后决定,为了减少接触带来的感染风险,我们将利用社交软件,开展非接触式线上帮教,所以我又再次“上线”了。

少年小冉是我负责的帮教对象,他的父

亲是渔民,经常几个月不回家,母亲离家出走久未联系,相依为伴的奶奶也在一年前去世。自暴自弃的他因盗窃罪,于去年秋天被我院作附条件不起诉处理,并委托交由我们与团市委联合设立的市青少年社会服务中心跟踪帮教。

“健康状况怎么样,生活上是否遇到困难?”带着关切,我和他取得了联系。没想到,谈话间,小伙子主动要求报名参加社工组织的抗疫志愿服务。考虑到他迫切的心情,再三强调安全之后,我支持了他的想法。

小冉出发前,我和社工在微信上轮番对

他“轰炸”了防疫知识,并委托志愿队带去口罩和手套。通过手机上的“青少年社会服务工作联系群”,我能及时了解小冉在志愿服务中的表现。看到照片中,小冉身着“红马甲”在寒风中对过往车辆进行排查的身影,昔日自卑寡言的少年变成了现在阳光、坚韧、担当的男子汉,这让我们非常欣慰。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我相信,待到冬雪消融、向阳花开,我们的帮教故事又将翻开新的一页。